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賞譽

劉誠意舉進士丞高安揭奚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游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

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胡閏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僞漢見之深加嘆異陰記其姓名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

陶安在翰林 高皇賜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桂彥良侍 高皇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若師

太祖破漢班師論功行賞與鏤金字牌八字賜廖永忠等曰班超群帥知邁雄師

劉基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

方孝孺爲蜀府教授曰與諸生講明聖學寅獻王聞其賢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時勉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

蘇守況鍾知鄒亮名將薦用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府門況見之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即日具疏上試授吏部司務

薛文清論陳祚勁節苦心如金良百鍊訖無改色。

蘇守姚善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面不可見也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此字大難

或問陳克菴羅一峯于王浚川浚川曰克菴節行振

世一峯學術衛道請祈諸聖曰由克養克之仁爲
己任死而後已若乎由一峯克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愼一也歷官
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李文達薦年富爲大司徒　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
賢對曰不悅衆正見其賢

謝方石憫方正學殞身滅族收其遺文梓行于世蔡虛齋曰遜志一編乃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劉大夏謂太監李榮曰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好官某與老太監蹤跡踈遠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孫佼謂陳茂烈篤重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黄憲管寧之右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户部東濵公俱有文名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孝乎

許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大叅陳宗問行屬至榮陽見文清文郎大嘉賞曰才雄氣質他日禄位不早非余儕備員竊禄者比

邵二泉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欽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劉閣老健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

只養得一箇韓貫道者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王鏊少游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翺新逝

盛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楊慥吳人早有才藻從楊廉夫遊廉夫以鐵箇道人

爲號故自爲老鐵人遂以小鐵稱慥

雍部憲泰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

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云薦賢如不及論尋常有餘
忠勁節近世鮮儷
孝宗諭劉大夏戴珊曰朝覲避嫌文臣有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通賄
李文達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請之同
事者欲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改擬侍郎則自
歉不信矣竟擬尚書
謝一夔初從尹鳳岐游尹語人曰謝君他日所造吾

不及也吾于文字間卜之矣後果大魁

崔莊敏恭未任吏部郎以甄別人才爲巳任如翰林彭教李傑張元禎曾閭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謂公有藻鑑銓衡之具

王翱爲石亨所短依致得言李賢力贊遂留之翱殊不樂謂曰所以留者非爲公爲朝廷也

錢大參出帑金糴廣文徐聰賑荒或問錢奚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

景泰間御史練綱許持羣臣短長不少假借歐陽廉長于吏牘精敏過人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李文正謝文正劉文靖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程信爲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見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荅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

何孟春嘗遊李文正之門文正亟稱曰子當表吾楚

董中峯擇壻偏視里中見無當意者甬川尚書過中

峯曰富貴所不可知郎欲芒之草琅玕陳東殆其人乎乃艤舟江上呼陳視之面如玉澤睛如黑漆知非閭閻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莊周呂覽言則滚滚對試之詞賦食頃輙辦語盡玄秘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親爲期日而遣之

馬理爲考功考察外官時臨潁內閣樂安家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陜西三省提學公曰魏校唐龍蕭鳴鳳郎今有數人物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劉誠意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閻灃溪蜀人為御史風裁凜然縉紳皆稱為千尋劍閣

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宸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功屹屹不懼獨王晉溪一人

方良永劾奏朱寧其友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泰金論邵文莊家稱孝子國稱名臣世稱醇儒傑然
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
之年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論之伯恭
御史曹璘稱王信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貴卑
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且賢非

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吳文定試久不售以貢入太學張汝弼見之曰天下
亦有如此貢士也
禮書席書薦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
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薛應旂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
贄貞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極忠誠懇至
如司馬光眞先民遺軌

羅欽順服除復起爲禮書改冢宰皆力辭致仕識者謂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凰千仞之意

嘉靖間刑部重獄不決四事 上命梁材署部篆且爲勘理居數日四事俱得其情 上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

林見素稱文衡山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嘆

王元美稱中山王之賢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

而為一者

王世貞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韓文卒謚議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

常熟錢昕爲方伯魚侃爲郡守俱以廉聞錢有父産王吏部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徐文貞稱陸垹曰陸公學則爲已不爲人仕則爲人不爲已

霍文敏與孫文簡談夜分不倦嘗曰與他人語苦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酣中不覺洒然醒矣

王龍溪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

胡雲令檢陽爲分巡胡有恒所知嘗謂雲曰官如氷衙如米我最耳于淸苦猶不及也

品藻

高皇問左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

高皇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

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耳

高皇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文廟嘗與解縉論蹇義等十人縉各疏其下于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于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于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于才于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于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文廟按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正統間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丘文莊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恐無不安耳後果有并州之行

彭幸菴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潛溪至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始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暘林緝

凞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眞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眞金百鍊之剛他日擔當斯道孔暘眞卿而已

王維楨云楊石淙如龍王晉溪如虎龍在淵雷雨興焉虎在山草木茂焉人御其爲祥亦駭其爲異

世論靈寶許氏父子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文簡弘而不毅

何椒丘云章恭毅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肝人

不知其剛也至臨大事決大議他人跼促君整
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顧慮此所為恭毅也
天順間吏侍缺　上問李賢誰可任者賢曰無如禮
部二人　上問優劣賢曰鄒幹端謹規模稍狹姚
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往候之因留款
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霽風
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樂氣

使人骨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絜笑曰十年
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
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後孟絜登
第改翰吉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楊石淙爲關中學憲李西涯遺書曰今年榜張潛冠
乎石淙荅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潛不後矣
及見試録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是老知人
胡端敏公薦林俊楊一清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

嘉然守正之節眞宋璟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歸然濟變之才眞姚崇也

申相公當國衆推石星爲大司馬申曰其材第可坐鎭雅俗耳本兵非其所長公歸而石用大誤國事

王荆石稱申瑤泉練達政務功表救時如姚元之寄調宮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網羅群才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充國

瞿藍菴品藻人才云超遷與久任相流遞超于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林見素與諸名公交李康惠承勛問諸公所長所短林一一荅之李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乃虛心請問李曰某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恐亦在是

楊文襄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勞左右立盡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羅念菴曰爲天下用財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劉忠宣席上有譽咸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王世昌有如此聰明方畧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非不智而何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因以輕重其人

楊月湖曰王虎谷王晉溪喬白巖稱晉中三傑說者謂虎谷廉靜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尹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已不豫公曰其以

縣令爲小官且須努力後三人皆不終其職

王陽明論舉薦人才不可不慎譬如養蠶但襍一爛蠶于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李空同語楊邃菴曰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想亦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耳

世論張文忠孚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史稱李文康時秉政四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

寛平天下稱為長者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者瘤者疥且痔者乃尊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太復麄豪不解李崆峒似何勝于李

李襄陽初爲戶曹怏怏不樂考蒲日尚書侶鍾嘗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祷國禎讀焚書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置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何心隱以講學遨遊京師耿御史座上識故相張居正曰此人能操天下柄耿不以爲然何又曰分宜欲滅道學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滅者此

子也後果執大柄十餘年

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成化理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效韋弦似不無少助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規箴

宋文憲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句　上曰卿可謂善諫矣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

太祖嘗微行每至徐太傅家太傅病　帝忽至太傅自榻下出一劒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其心也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成祖兵初入城楊文敏迎見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　殿下始入城先謁　陵乎先入朝乎　成祖怃然曰非若言幾誤事矣

姑蘇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乃出一冊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留守南京

文皇即日遣親信夏原吉往迎之

仁宗在東宮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于此恐無儲貳之説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　仁宗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説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夏原吉扈駕巡邊　上因取公槖糗嘗之笑曰卿何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

余肅敏（子俊）弟子寰舉進士、肅敏教之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

英宗朝甘肅缺總兵、會推吳瑾、王翺以爲不可、上遽曰老王執拗。王叩頭曰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文淵閣在午門內學士每入以東西兩凳相對坐李

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
賢駁曰烏有居是官不正其位者耶時曰欲正坐
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
張羅峰內閣病卒大宗伯霍渭厓徵祭文于呂涇野
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峯十善送公公荅書云公才
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
鄒來學由正郎改通叅猶不滿李文達曰誤矣才有
餘位不足公論必以為虧若才不足而得高位非

好消息也來學悔謝後歷顯秩愈覺斯言有驗
鄒志完切諫時事其友田承君曰願君無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爲者尚不止此
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餽人有李邦伯若獨
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
中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汪循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兩字當爲我朝第一
等人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大慚即輟鼓吹

宣宗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入登覽都幾山川形勝　上曰兹山兹宇順帝所日宴遊者豈不可感待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

錢塘一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王陽明往訪因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起因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僧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尋還家

吳僧智及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揭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智及懵不能答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隕庭豁然有省

呂柟爲講官至云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不可不深念或許其太直公曰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況　主上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陽明勦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

魏校答黃起亨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介蔕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當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陳循當國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乃命
門吏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因揭一對云朝恭未
到衙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完奈志館書無成日
建文親屬因南城日誦佛　英宗隔垣聞之惻然及
復辟諭張寧曰建文親屬吾欲釋之追復位號可
乎寧頓首曰此天地之心也奈　太宗何不如釋
而陰加厚賜㕑爲兩得
英皇南虜庭議迎復禮不决于戶龔遂榮獨投書內

閣高穀請從厚王直嘆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

王恕召爲大冢宰至京郊智往見曰老先生且勿受職先請見君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李西涯有一門生歸省兼告病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先成內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共傳玩西涯獨將後一句抹去令改衆皆愕然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二事令單說養病似偏衆請西涯續之即援筆曰

五色宮袍當彩衣衆嘆服

給事張寧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內臺以奏草視李賢賢曰言官薦人但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

羅洪先丧居不廢講學羅僑責之曰講學未爲無補獨嫌于丧次夫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者當于牝牡驪黃外矣

楊升菴謂逸少有經濟才爲書名所掩藝之[illegible][illegible]大

矣李思齋曰藝亦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

陸司寇李御史行部過不平楊守陳欲譽之于其承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歸矣

歸安嚴鳳以孝友聞同邑施氏兄弟爭產其弟訴之鳳鳳顰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得如君兄力量可

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施感悟兄弟友愛終身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波閭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聞者士子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默然

頫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爲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劉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劉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劉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悚

胡東洲督學兩浙有士子某者懲以夏楚明年述職至京其人已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窯盤盞行酒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李志學好談神仙然嗜醇甘耽姝麗李夢陽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謂果有楊州鶴乎李曰根汙泥而挺清冷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夢陽曰汙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則可非蓮則壞矣

聶大年云王抑菴冢宰求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

鄒東廓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劉忠爲南冢宰因司屬王主事肅之父家居素奢漸致貧乏乃遺金二十兩與肅奉親曰恐尊公奉養不悅汝欲曲意承之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邵康僖銳好箴規人梁儉菴遷觀察使公勉之曰大

心胸以集衆善廣耳目以宣羣情

舒國棠嘗謝䟫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舒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舒謝曰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

章拯楓山之侄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慙色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知己不宜多朋友三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專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邵寶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邵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清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死者楊繼宗爲知府入告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但當剔姦[illegible]弊勸

懲官吏而已若逐異端此有司事非憲體也
工侍某託閣老吏侍許進對衆面語之曰公年尚未
秩已不由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乎
王虎谷為祠部郎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
度牒王晉溪問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衣
食尚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
天順初陳汝言言于 上曰翰林官皆帶列銜門銜
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不便 上召問冢宰

王九皐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已太多故言折之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也遂俱改學士

周文襄至崑山南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晃叱皁隷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後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李尤箴規切磋嘗挽邵所作文後云至于往時爲方石老彈射所指

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
喬白巖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求終令譽則予無似得
託姓名于不朽矣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豪自誦節婦詩
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有一字未穩
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改燈字爲春字
劉瑾恨王陽明不置王度不免潛至閩中與一異人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遷禰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遂決策返

王守仁素善劉養正劉謀逆守仁逼令用決其毋喪暴露守仁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毋有僞生上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愧屈

曾棟言大臣體國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無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

楊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免偶見桂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林希元欲征安南張岳規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導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唐一菴遊湛甘泉之門甘泉嘗問比聞好山水曾遊遍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菴問何故有得曰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

章楓山語陸儼山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
爵位者須自量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
畏之儼山舉以告劉司直劉徵晒曰楓山失言孟
子是藐其勢位楓山則藐其人矣

國學舊有荆公文集板陸儼山爲司成命模印數部
分遺朝士學録王玠慶顴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
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安石事來者

何孚浙至孝葬母時積雨不止及輀車將出雨若近

遊既葬廬墓夜有二虎守之後守新縣鄉貢李西涯諸名公作廬墓詩陳白沙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蓋惜其自裸也

叢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今為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良久曰得無難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不便于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忍助雹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錢學士溥嘗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譙之對曰病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役傷脊背勞今敗屋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云役

之不力何敢辭罪餞謝遣之
王文恪修姑蘇志成楊循吉一顧纔票即斥去後語
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
臺名也可以此名志乎
臨海金貲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服様應容着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

罵人亦是一病

謝茂秦素善李于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數于鱗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獨前質曰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今以人言而遽信之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不忠不告于鱗而告士大夫顯者不厚某請改事矣遂拂衣去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椒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片事不可六要好

吾讓就試有司盛飾冠服文頃刻就偶風動衣裾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詰怒欲笞之然奇其文第曰有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反衣之耳

馮夢禎館試先一日杜門理舊業屠隆曰足下云從情太薄欲登舟俟西湖之上候信人也且先至湖潛竢子矣今君殆英雄欺人哉

羅近溪偕鄒昆巖諸同志訪悅心長老悅心遍叩之

曰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愕然問故曰載滿了近溪大服巳謂昆巖諸公曰此語惟近溪公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鄒南皐曰朋友有過貴在含蓄而默化之勿得當衆攻激反阻其進

錢塘虞淳熙曰近時士夫談禪者若雲間陸宗伯澄心養靜內境坦夷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教緇流歸之人云與陸雲間自別

捷悟

太祖一日欲刑人劉基請何爲　太祖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比三日海寧東以城降　上喜悉出所刑人縱之

况鍾謁一勢閹拜下不荅歛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且長揖

郭德成侍燕既醉免冠謝其頂濯然　上笑曰酒風

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髠之　上默然既醒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間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齎敕撫諭行月餘又進韓觀統兵剿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悉已復業　上語楊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發觀榮對曰詔發奏之日觀尚未到不足褒

文皇內閣七人惟楊榮最少一日曉寒亟報被閣上急召內閣惟榮赴命　上曰爾後進等解此令

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當奏使至彼其城堅其人習戰癸巳十月虜且退矣夜半報虜圍解　上諭榮曰何料之審也

景帝意欲易儲一日語大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　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帝默然蓋景帝所言者懷獻所言者　憲廟也

成化乙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浸浒

花忽一物若竜者墜首及嵒岸公以三箭插其上時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析卷果第一深以狀頭望之竟爲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屬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插箭盡品字也其一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

正統間虜逼京城徐珵倡南遷之議內臣皆叱詈之乃命人扶出徐時正值于左掖門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乃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

欽天監正春曰正值　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
于肅愍王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
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獲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訪之僧曰聖
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
能使之去乃鎔鐵汁灌之水始受塞遂成平道蓋
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也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勅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意既云右府卽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商閣老罷職家居成化間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

正統間宮殿當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illegible]倚

南直隸巡撫周恂如辦㑀時公以議事至京進謁途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奏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回治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可謂兩便

程公同知滋州領上官檄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即去程即命畫地作井字堆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荊王嘗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後閱觀音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衣命修飾立碑記之

成化間中官黃賜同陸瑜王槩讞獄有兄與人爭鬥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抵罪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鬭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二公無以應

國家常朝諸臣奏事御前當准行者上以是字荅之
成化末年　上病舌澀每荅是字不便時鴻臚卿
施純請以照例二字易之　上大喜遂轉禮侍未
幾進尚書人目爲兩字尚書
賀欽爲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霾世即用我我發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
英宗復辟頗悟于謙之冤會邊警內批恭順侯吳瑾撫
寧伯朱永隨侍少頃張軏石亨自外至　上連以

杖截地曰好箇千謙好個千謙璡永出語所親目覩　上意聿等無所逃矣後俱被誅
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君直家居謂人曰臣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
都憲王竑黃濟淮安婚禮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何答曰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臣見二毛而汝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不久乞致仕

許忠節逵觀察江西語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惡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廉所不到者爲盜藪也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惡惡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嵓險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人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公恍然悟

李[illegible]僉浙臬時城慈溪甬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
耶既曰城易及矣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
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世宗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　寶訓及實錄　上
御書宬偶誤欲更之張孚敬曰惟天子考文御書
即爲綸綍矣勿更

周鑑覆舟江中幸無恙尋遷憲使嘆曰宦途之險猶
牛甞馬甞也日行其間安能數徼天幸哉竟致仕

居樞與諸老人會講山中將就寢居曰是此時尚有
事當料理否皆云無之居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叢
飲酒甚樂從者尚無寢息之所不可不為理會
蔣之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與
之說一新耳目如鮮魚鮮筍肥美爽口盤看良而
味如嚼氷若久而厭飫依舊用鵞鴨羊豕矣
王泥野曰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
宮筵宴賓有三爵輙去者有留連終夜者視主人意

甚何耳仕宦行藏大槩類此

周思恭曰食淡勝于肥甘食後方見貧賤勝于富貴當亦如是

熊神阿過歐陽文忠墓曰恐是醉翁渣滓耳英爽神當在環滁林壑間